



成大醫學院醫學系 99級宣誓典禮致詞

■ 韓良誠
Jun. 1, 2009

林院長、林副院長、各位老師、99級的各位同學，早安！

恭喜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學，終於能夠將臨床的學前學業告一段落，又能夠像在座的各位老師當年一樣，以健康的身體進入在校時的第二階段習醫過程，這種機會，可以想像，是很多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，正如剛剛林秀娟副院長所說的，這是一種“privilege”。今天我就以祝賀和期待的心情，講一個小小的故事，然後以30秒的時間，做我的結論。

1990年，我把事先被指定閱讀的老人醫學教科書—Clinical Aspects of Aging，共626頁，一章一章的念完。然後通過我自己認為嚴格的口試，和另外兩位來自美國內陸的美國醫師，一起進入夏威夷大學老人醫

學科當“fellow”。

當年，甚至在美國，重視老人醫學的醫師還不是很多的時代，也難怪老人醫學科主任Dr.Blanchette，說我是來自亞洲的異類醫界人物。她是在哈佛受完老人醫學的訓練後前來夏威夷大學當主任，另一方面，也許我在夏威夷大學的表現不算太差，因此回國之後，我在成大醫學院申請升任副教授時，她寫給黃崑巖院長的推薦信中就提起，如果我願意留在夏大的話，她願意收我為“faculty member”。也因為這些前因後果，在1993年，她又極力推薦我前往哈佛大學，接受另一階段的老人醫學訓練。

在夏威夷大學時，我經驗過一個相當得意，又有成就感的故事，今天就藉這個機會和各位分享。

有一天，主任、我和幾位住院醫師，一起查老人失智症病房。當我們經過病房時，我查覺到一位90歲以上的日本老人，好幾次似乎是在「偷看」我，當時我雖覺得「奇怪」，但查房時又不便中斷而影響別的病人，於是在下班之後，我就抽空特地到她的病床前，扶她坐在床邊，我也拿一張椅子坐在她旁邊，以便進一步了解她。我以日文問她：

「您幾歲？」「……」

「您來夏威夷多久了？」「……」

「您有沒有親人在夏威夷？」「……」

「您哪裡不舒服，可以告訴我嗎？」「……」

「我能不能幫您忙？請不必客氣告訴我。」

「……」

經過一陣子的無言相視之後，一時之間我實在想不出好辦法。幸好，忽然間心血來潮，我唱了一首日文的兒歌：「ポツポツポ，ハトポツポ……」，我立刻注意到，她開始把床欄抓得緊緊的，但還是不肯抬頭。我於是再唱第二首日文的小學低年級的歌，「春ガ來タ，春ガ來タ，ドコヘ來タ……」，等我唱完之後，她的動作似乎想抬頭看我，但是不久又放棄了。我想了一下，又接著唱了一首小學高年級的歌，「夕焼ケ小焼ケデ日ガクレル……」。等我唱完之後，她終於抬起頭，一直看着我，嘴唇一直在動，似乎是要講話，但又慢慢歸於平靜。我忽然靈機一動，事後想起來似乎是「神來之筆」的，就唱起日本的國歌來（她們這一輩的日本人，一聽他/她們的國歌，不但會肅然起敬，還會自動自發的取立正的姿勢）「君ガアヨオワ，チヨニイサチヨニ……」。

她耐心的等我把歌唱完之後，立刻，「哇！」的一聲哭了出來，並且緊緊抱住我，把頭

靠在我的右肩上，淚如雨下。當然，我也抱緊她，眼眶又熱又濕的，久久說不出話來。緊接著她一把鼻涕，一把淚的告訴我說：「我來夏威夷多年，自從兒子死後，從來沒有人像你這麼親切，這麼關心過我。白人醫師不但不會講日文，還以為我是「老人ボケ」（即老人失智症）……今天是最感動，最溫馨的日子……」，我因為捨不得破壞這一生中難得的情景，等了很久很久，最後，安頓好她之後，立刻飛奔的去見主任，得到她的首肯，請來精神科醫師，由我當翻譯，慢慢的解開了她的憂鬱症，幫忙她離開了失智症病房，進入另一個新的生活。

事後想想，我沒有用C.T.，更沒有開MRI的order，我以唱歌導正了她的診斷。我的結論是：今天各位穿上了白袍，在開始第一天的臨床工作時，請牢牢記住，這一身的白袍，未必能穿上「名」，但也不可穿上「利」，而是要決心穿上一輩子的「責任」，以及對病人和家屬的「同理心」。也請各位每天在做完一天的工作，脫下白袍之際，要記得提醒自己：我今天是否無愧於心的，好好做到了醫學高科技無法做到的history taking和physical examination。更重要的是，要做高科技永遠無法做到的一對病人以及家屬的關心和安慰。

謝謝各位！也謝謝吳仲琳同學，親自把文詞並茂的邀請函送到我家，讓我更進一步了解，我對各位成大醫學系學生的角色和責任。謝謝吳仲琳同學！

